

濟陽縣志

濟陽縣志卷之九

邑令臨桂胡德琳纂修

藝文志

文章象叶南離在濟之陽皆水也得母靳於文乎  
曰否火文運也水文體也南國多水人文萃焉濟  
也兼之矣試觀夫晶瑩者澄澈者藻彩潏紆者波  
瀾壯闊者皆足揚聲教而昭風土翼經傳而扶道  
脉韓子有云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其是之  
謂乎志藝文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誥勅

一

誥勅

諭祭文

表

箋

疏

論

募疏

辨

明

誥授郎中高時制

制曰朕惟邊儲充盈則戰士宿飽故基垣重鎮咸遴簡  
地官之屬以綜理之欲其慎科量而均歛散為足食  
計也爾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高時志行純慤才諳  
通明奮跡制科蜚聲宰牧迨擢民省周踐兩都比者  
往理邊儲乃能稽核精詳出納平允卓有幹濟之長  
焉茲以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經營於

外從事獨賢朝廷未嘗忘汝之勞也尙益殫心計以爲富强之策朕且顯陟汝

贈戶部郎中高守賢制

制曰士有抱仁履義表訓鄉閭其自樹亦卓矣矧篤啟  
循子紹緒業而光大之者乎爾封承德郎南京戶部  
河南清吏司主事高守賢乃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  
時之父謹厚飭躬坦夷諧俗士倫推其篤行庭訓嚴  
於義方今爾子勞績茂宣咸奉爾之教也茲贈爾爲  
奉政大夫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祇服顯綸永光幽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誥勅

二

壤

誥授順天府涿州知州王道定制

制曰國家錫命程臣子勞闕而畀之若輦轂近畿股肱  
重地固非他郡大夫比也爾具官王道定敏練之資  
通達之識筮官首邑繼典大州而爾治劇有餘理焚  
無擾計書稱最從事獨賢是用授爾階奉直大夫錫  
之誥命夫親民長吏所貴撫摩節約使民有寧宇不  
以飭厨傳稱過使客爲工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汔  
可小康爾其念哉

誥授大理寺左評事王良相制

制曰書重祥刑易崇勅法朕新蒞天下求率乂於民  
隳其惟明允廉厚士庶能持天下之平爾大理寺左  
評事王良相英資敏練朗識冲涵脫穎鄉闈剖符海  
邑苦心撫字多戢翼之鴻竭力調劑驅害苗之鼠迨  
於更駕益顯斲輪捨糜捕蝗歲不爲厲散萑沉璧民  
藉以康擢贊棘廷仁垂肺石衡平燕雀何煩秤象之  
勞鑑徹鬚眉詎假燃犀之照是用覃恩授爾階文林  
郎錫之勅命方今歲旱惟枉橈是憂罪牘滋煩苟執  
兩端誰爲定案爾尙務平允誠俾衆志服羣訟銷以  
弼成五教朕方以祇敘嘉汝欽哉

國朝

誥贈刑部尙書艾試制

制曰興朝開創之業端藉元勛良臣輔弼之材實資世  
德式遵令典用沛洪恩爾艾試乃刑部尙書加三級  
艾元徵之曾祖父源遠流長本深枝茂蓋積德於乃  
躬故發祥於奕世曾孫有慶惟爾之休茲以覃恩贈  
爾爲光祿大夫刑部尙書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一

德交孚迓天休而洊至數傳始大荷帝眷之方來尚  
其欽承式佑爾後

誥贈刑部尚書艾嘉猷制

制曰貽厥孫謀忠藎識世傳之澤繩其祖武恩榮昭上  
逮之休忠厚之道攸存激勸之典斯在爾艾嘉猷乃  
刑部尚書加三級艾元徵之祖父爾有貽謀以啟乃  
孫傳至再世克勤王家褒寵之恩宜及大父茲以覃  
恩贈爾爲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加三級錫之誥命於  
戲再世而昌無忘貽德之報崇階特晉用昭寵錫之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誥勅

四

恩奕代垂休九泉如在

誥贈刑部尚書艾馥制

制曰父有令德子職務在顯揚臣著賢勞國典必先推  
錫用申新命以表前休爾艾馥乃刑部尚書加三級  
艾元徵之父持身有道迪子成名嘉予懋績之臣實  
爾傳家之嗣爰褒義訓用賁恩榮茲以覃恩贈爾爲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率行式  
穀澤流青史之光教孝作忠榮耀紫綸之色永培厥  
後益庇昌隆

誥授刑部尚書艾元徵制

制曰國家思創業之隆當崇報功之典人臣建輔運之績宜施錫爵之恩此激勸之宏規誠古今之通義爾刑部尚書加三級艾元徵性資端謹才識宏通俾掌此部恪慎無慚於職守宣勞政務夙夜克矢乎寅恭任用有年小心益勵崇階洊陟歷試能勤欣茲慶典之逢宜沛恩綸之寵爰頒新命以示褒嘉茲以覃恩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推恩申命爰宏獎於忠貞樹德懋勲尚益勤於篤棐祇服朕命勉盡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誥勅

五

乃心

貶贈文林郎艾元彩制

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資敬之忱聿隆褒獎爾艾元彩乃河南彰德府磁州涉縣知縣軍功加二級艾恂之父提躬淳厚垂訓端嚴業可開先式穀乃宣猷之本澤堪啟後貽謀裕作牧之方茲以覃恩贈爾爲文林郎河南彰德府磁州涉縣知縣軍功加二級錫之勅命於戲克承清白之風嘉茲報政用慰顯揚之志昭乃遺謨

誥贈奉直大夫楊佩勅

制曰考績報循良之最用獎成勞推恩溯積累之遺載揚祖澤爾楊佩乃四川重慶府合州知州楊永吉之祖父錫光有慶樹德務滋嗣清白之芳聲澤流再世衍弓裘之令緒祜篤一堂茲以覃恩賜贈爾爲奉直大夫四川重慶府合州知州錫之誥命於戲聿修念祖膺茂典而益勵新猷有穀貽孫發幽光而不彰潛德

賜贈修職郎高佶勅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誥勅

六

制曰任吏需材稱職志在官之美馳驅奏效報功膺錫類之仁爾平陰縣教諭高佶乃原任山東魚臺縣教諭高廷樞之父雅尚素風長迎善氣弓冶克勤於庭訓箕裘丕裕夫家聲茲以覃恩賜贈爾爲修職郎錫之勅命於戲聿顯揚之盛事國典非私酬燕翼之深情臣心彌勵

賜贈武功大夫戴觀誥

制曰策勲疆圉迓大父之恩勤錫賚絲綸表皇朝之霽澤爾戴觀乃湖南辰州協副將戴倓之祖父敬以持

躬忠能啟後威宣闔外家傳韜略之書澤沛天邊國  
有旂常之典茲以覃恩贈爾武功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我武維揚特起孫枝之秀賞延於世益徵遺緒之  
長

貽贈武功大夫 續緒誥

制曰崇綏國爵式嘉闕閱之勞蔚起門風用表庭闈之  
訓爾戴續緒乃湖南辰州協副將戴倓之父義方啟  
後穀似光前積善在躬樹良型於弓冶克家有子拓  
令緒於韜鈴茲以覃恩贈爾爲武功大夫錫之誥命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誥勅

七

於戲錫策府之徽章洵承恩澤荷天家之休命永賁

泉壚

誥授辰州協副將戴倓制

制曰簡蒐軍旅運籌叅坐鎮之權筭握兵機決策贊元  
戎之任克宣勇力宜錫崇褒爾湖南辰州協副將戴  
倓禦侮長才折衝壯畧虎符分統作上將之股肱鶴  
列森陳樹偏師之羽翼奏膚功於保障展茂烈於干  
城慶典欣逢殊榮用沛茲以覃恩特授爾階武功大  
夫錫之誥命於戲聲威有赫 由將帥同心綸誥生

輝祇受國家上賞益勤武備永荷恩光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誥勅

八

諭祭刑部尚書艾元徵文

維

康熙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皇帝遣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施天裔

諭祭故刑部尚書艾元徵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  
芳踪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艾元徵性行純良  
才能稱職歷階司寇著有勤勞方冀遐齡忽焉長  
逝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嗚呼寵錫重壚  
庶享匪躬之報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榮爾如有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諭祭文

九

知尚克歆饗

賀冊后表

元 楊文郁 邑人

聖德日新端齊家以身之本坤元位正備臨軒發冊之儀慶溢九重欣騰四表 中 賀受天成命尊祖貽謀謂王教有基莫若人倫之重然治道之至庶資內治之勤昭法象於軒星崇聲明於椒掖以贊嚴宸之孝理以協太母之徽音 臣 等服在近司顯觀盛際道符義易占順承載物之亨願擬堯封申富壽多男之祝

賀千秋牋

楊文郁

陽常居於大夏方收養毓之功震一索爲長男載啟亨  
嘉之會慶鍾甲觀歡溢寰區中賀克哲克明允文允武  
春坊翊善茂隆邦本之貞曉寢問安長奉天顏之喜茲  
臨彌月之節宜膺百順之祥臣等竊備詞官進趨庭賀  
幸聞樂府奏重暉重潤之章請合輿情上俾熾俾昌之  
壽

採輿情效膚說成安全以濟軍實疏

明 戴夢桂 邑人

古之戡定亂略建樹奇績者非借前代之孫吳俟後來之頗牧也蓋天生一世之材自周一代之用而今日兵部每遇推轂自叅遊以上往往乏人夫以成周啟運則兔置皆可將之材豈以聖主當陽而臨事有乏才之歎乎臣等嘗推原其故其說有四一曰求將太狹二曰論將太嚴三曰儒將混真四曰虛文廢武傳曰醴泉無源芝草無根英雄豪傑之士不繫於世類開國翊運之人

濟陽縣志

卷之九 疏

十二

多伏於草莽是以古之善求將者不拘也漁父可太公是也狗屠可樊噲是也奴隸可衛青是也以至織箔販繒之徒非有門閥以爲階而箕裘之可襲也及其際風雲依日月皆能推戴一人芟夷羣凶清蕩四海而今之求將者則不然凡有剡薦必出乎世胄而世胄之中千戶以下不與焉世胄之外士農以下不與焉惟有指揮一途而已矣求將若此雖使太公樊噲之流生於此時世乏簪纓官非指揮則名不登於薦藁身將老於屠釣而牧野鴻門之績無由而建矣故曰求將太狹者此也

黃金有疵白玉有瑕馬有奔蹠之病而致千里士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故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是以乞食辱行也而韓信以侯盜嫂姦人也而陳平以相行劫劇賊也而戴淵爲將新市平林亡命之衆也皆能重興炎漢大建宗功而當時不以爲非據後人不以爲惡德蓋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則忤世之豪俠固聖王之良佐也而今之論將者則不然以暗鳴叱咤之人而責其爾雅溫良之行以權謀譎詐之官而求其愿靜醇誠之節一有可議則羣聚吹毛不知今之所以論將者欲何爲也

若將以登鄉飲之席而正賓僕之位預賢良之選而應孝廉之科也則此輩固不可若將以涉血履腸捕斬賊虜神出鬼沒幻惑敵情乎則非此輩無以奏其功法曰馭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蓋祿位豐功罪明誅賞嚴則惟恐狙詐之人不多狙詐之謀不深狙詐之行不至耳顧欲以雞卵之愆而罷干城之將是猶以蟻鼻之缺而棄敵國之珍也論將若此則雖有信平之才而蕭何魏無知亦必噤吟而不敢薦矣何者一或薦之必羣起而誅之曰此乞食也彼盜嫂也古靈之藁方脫而白簡之

彈已至則垓下之功不成而平城之圍莫解矣故曰論將太嚴者此也昔人謂安天下當用長槍大劍至欲取腐迂文士束之高閣是雖立論過激而流於偏實則切近人情而利於用何者緩則崇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故也而今之迂儒欲庇其怯懦之流乃倡爲儒將之說曰是卽輕裘緩帶說禮樂而敦詩書者也自是說之行而么麼武弁乃始棄刀槊而弄毛錐羞縵胡而事縫掖以鳴劍抵掌爲麤人而學爲笑悅軒渠之狀以盤馬彎弓爲鄙事而學爲繩趨尺步之行是人也以之掌

衛管事猶懼其選輒廢務而乃假之以鷹揚虎視之權望之以斬將奪旗之事有不招輿尸之凶而博敵人之笑者乎故曰儒將混眞者此也成化初年創爲武舉蓋以世胄不足以得人故軍民並試以網羅四海之智勇其意亦良美矣然自設科以來已七十餘年未有威聲白著爲世虎臣者出於其間何也蓋狃於虛文而不察於實用也嘗考之西漢有材官蹶張投石超距及材堪將相及使絕域等項名色已有設科取士之意然其所取者是亦武猛驍雄之士而已及唐宋以來始有武舉

而其爲目則有馬射有步射有馬槍有穿札有翹關有負重有身材言語等名間雖叅以韜畧而其究也則亦以驍勇爲主而已奈何今之武舉惟以弓馬試武藝以策論試韜畧必弓馬嫻熟策論精通方爲中選弓馬雖精而策論不通則以爲弓馬麤材擯而不與取士如此則世之短於筆札者雖有蓋世之雄絕人之智亦將阻於虛文而無以自達矣况風簷寸晷之間一論一策寂寥簡短而欲以盡收天下之智勇愈不可幾也何者古人固有能讀父書而敗於長平善於談兵而敗於街亭

者亦有不學孫吳而屢敗匈奴不依古法而能坑安史不泥兵法而數殄金賊之兵不識文字而非立六國之計者若止以策論取之則趙括之流必掇魏科而去病之輩皆遭擯落矣蓋韜畧者特兵家之糟粕而策論者又韜畧之糟粕也加以剽竊舊套掇拾浮詞依結要人陰規幸與是以頻年所得非虛華貴介之人則孱弱無能之輩而一切挽強命中蒙輪扛鼎之士皆苦於不文廢閣不用近聞各省鄉試有勇力善射者皆以不通文理不敢起送而武舉之科遂以之屢開屢罷故曰虛文

廢武者此也夫是四者皆今日乏才之由也自非廣爲  
推擇則積弊不除而天下之智勇無階而至也臣等嘗  
見昔年流賊之變中原猛士應用而起者時則有若大  
刀王武長槍馬騰雲先登陷陣流賊遇之皆望風奔走  
況今太平日久生聚益繁則萬姓之中九品之外五經  
之表自當有驍雄之士應時挺出以弼成中興掃清河  
套者今大河南北太行東西秦趙燕薊之地其人多魁  
武其行多豪俠其氣多勇敢其技習弓馬便戈矛喜攻  
戰朝野無事而推擇不至則苦於沉淪而不得逞往往

負其奇氣迫於技癢而不肯甘心於民伍乃至任俠使  
氣抄道爲姦驚死地而不知檢甘刀槊而不知悔遇疆  
場有事取若人者而加之以名位豐之以餼廩列之於  
戎行驅之於戰陣艷之以金爵糾之以刑威必奮不顧  
身矣何者蓋因其敢死之心而置之於效死之地以其  
兼人之勇而施之爲殺人之事則有以寫其技癢之心  
而發其驍勇之氣故也臣等嘗畱意若人悉心延訪於  
河南聞一人焉爲磁州生員王邦直雖鉛槧書生而有  
武力雄膽自製鐵棍一根人不能舉遠近之人號爲王

神力且能戢其勇武刻意韜 河南撫臣常取置軍中  
勇冠三軍威傳千里是真一方之雄也於直隸聞一人  
焉爲臨洛人不知其名入皆以李大漢呼之軀幹魁梧  
筋力勁越直隸撫臣亦嘗取置軍中聞嘗自程其力頗  
有渺視邦直之意蓋亦邦直之流匹也是二人者特據  
臣等所聞者而言耳若例以天下當無慮千計如蒙乞  
勅兵部轉行彼處巡撫先將二人起送赴京若果如所  
聞卽送翟鵬軍門以風天下其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  
等處俱行各處巡撫京營京衛俱行各掌印坐營官務

要加意體訪上自千戶以下下自農工而上不拘官吏  
生員軍民舍餘一切諸色人等無論其貴賤無泥於行  
檢無拘於文墨但有膂力過人生獍如虎豹驍勇絕倫  
矯捷若猿猱雖不識一丁而能力挽六鈞及遠貫的中  
無堅甲雖不諳六韜而能精習五兵破敵衝鋒前無強  
敵及精通兵法試有奇驗年四十以下者每省限三十  
人以上每衛限五人以上各省限六月以裏各衛限王  
月以裏各開具所長具本奏聞起送赴部轉送翟鵬處  
令各因其所長類能器使使鹿獨戎馬之間以習其勞

出入戰陣之中以充其勇身親斬馘之事以壯其膽熟  
悉動靜之情以開其智如果有功卽薦加封拜以次登  
用候至八月疆場寧謐邊方無事有情願會試武舉者  
許令起送赴京各以所長與各處鄉試武舉之士一同  
會試若移文至日而承行之官視爲尋常不行用心訪  
察及過違期限仍前作弊薦虛華之士以爲儒將舉選  
懦之流以圖抵飾通關節之私以欺君上者卽將舉薦  
之人叅究治罪仍乞勅下兵部將武舉會試條例叅以  
漢唐宋以來翹關負重掇石超距等項名色再加酌議

量增條貫或比照將軍試力之法或擬以殿試三等之  
例以策論精通弓馬嫻熟膂力絕人者爲第一等以策  
論少通而弓馬嫻熟膂力絕人或弓馬膂力俱絕人者  
爲第二等以策論不通而弓馬絕人或策論弓馬不優  
而能精於五兵及膂力兼人驍雄出衆者爲第三等務  
在以弓馬膂力爲主而不規規於策論夫如是則四弊  
去名將出石畫之士固起爲昭代之良平而身手之才  
亦奮爲王朝之衛霍戰則戰守則守惟所欲爲皆克任  
使而拊髀之歎可免矣

給假遷葬疏

戴夢桂

奏爲懇乞天恩比例遷葬事臣父戴禮由舉人宏治十六年任浙江西安縣知縣甫及二年因疾去任疾且革謂臣母曰昔吾父母歿年荒家貧藁葬城東吾歿後當別葬我城西高敞地俟而子之壯也遷吾父母與吾墓合爾時臣母方二十有八歲耳子母孤孀家無僮指葬父之後生事愈零 遺言在耳而力不逮心今臣由乙未進士屢荷聖恩授臣杞縣知縣陞臣工科給事中臣今四十有三歲矣去先臣之歿三十又五年矣而改卜

濟陽縣志

卷之九

疏

十九

之事未遂先臣之志猶鬱是以中心憂惶如懷欠負昔宋臣程頤有言葬者當避五患而使後日不爲道路不爲溝池者又五患之要也今臣祖之墓僻在城東樵蹊牧徑縱橫交午蹄輪因之遂成衝達宰上之木旣多鼠竊羨門之封夷爲鹿場蓋不待他日而已化爲道路矣前臨濟水間不尋常秋潦灌河沙岸善崩浸淫不已必且漸於洪流漩爲深淵蓋不待數年而卽變爲溝池矣加以族姓繁多營葬於內者相齒如櫛每遇卜葬寬不數武畚鍤一施輒相通連而近年以來遂無隙地夫地

道尚靜神理宜幽而往往發露驚擾如此爲人後者能不痛心乎伏見我皇上孝心誠篤聖鑒淵微不憚數千里之勞捨太峪谷而還純德山又改卜高爽鼎建元宮臣嘗拜觀其山川環拱風氣藏聚草木葱蒨水土深厚蓋自橋山之後青鳥以來所無之吉壤也誠足以副聖孝不匱之思成寶歷無疆之蔭矣凡爲臣子得於觀聽之下者孰不感發而臣烏烏之私實因是激切而不能以自已臣伏見近日浙江道御史某及雲南道御史某俱請給假改葬皆蒙聖恩俯賜俞允臣之事體適與相

同如蒙乞勅吏部查照前例給與期限令臣還鄉改葬以安臣祖之靈以成先臣之志以少盡微臣報本繼志之心事竣如期前來辦事則光被重冥春迴朽骨而生死銜結之報無涯矣臣不勝戰慄懇乞之至爲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

天道論上篇

國朝 張爾岐 邑人

天道之難知也求天道者之自爲不可知也其視天若有國之君然日懸賞罰以待功罪銖銖而衡之母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以衰君子之心而作小人之氣吾懼其說之長也夫天與人之相及也以其氣而已寄其氣與人而質立質立而事起事起而勢成而天之氣因之任之若水之行於山崖澗谷莽曠之墟爲奔爲跳爲洄洑爲人立爲安流亦不自知其至也聖人逆觀其勢而知其衰興決之數百年之前應在數百年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論

二十一

之後若有鬼神人以爲聖人之於天道如是其著明也而垂之訓者不過曰惠迪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矣其曲折必至之勢不能爲人言也而人執此一言以衡古今禍福之數見其不應以爲無天道甚矣其固也古今稱善不善之最著者無如周秦人以周八百秦二世爲天道又卽以周八百而滅於秦秦祖孫繼惡而卒滅周爲無天道不知周之八百周之善氣足以及之也以文武周公能維其善以勢而被之八百也其亡也則勢盡而善與俱盡無是勢無是善

則亡焉宜爾秦之以惡滅周也秦用其惡以乘人之衰  
無文武周公之善之勢以抑制之故勝也二世而惡之  
勢極惡之氣亦極極則盡則人之怨怒之勢以極而全  
也而世之人快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猶之曰自然而  
已矣勢之所必至氣之所必至安得不曰天道也國之  
興替則然年命之永促子孫之單繁隆降以至卒然之  
禍無妄之福或以類至或不以類至此其勢安出歟曰  
天之生是人也猶父母之生子也氣至則生矣而人之  
得之也則曰命其得是也若器受物狹則受少宏則受  
多而已矣其命是也若以物與人適多則與多適少則  
與少而已矣其善而短也清純之氣適短也其惡而長  
也則濁亂之氣適長也永促定於其生之初迨期而盡  
天亦無可如何也至於子孫則天之氣與其父母之氣  
相爲多少也父母而賢而氣適少天不能以多與也父  
母而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或得厚焉或得多焉適值  
其清或得賢焉血脈性情起居倫類皆氣所成之勢也  
賢者之爲善人見之氣之多寡人則不見執所見以疑  
所不見則過矣然則惡人之子孫逢吉者百年不得

人焉其非天有以抑制之然歟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猶濁律之不能爲清聲也其用天之氣則如烈火之化物費者實甚子孫逢吉安可以數數見也至衰季之際則不然天之氣倍旦而向暮若羣汲之井清者不給其時之君若臣又日以其昏戾淫僻之治參和撓逆結爲客氣天亦若詘其常然之性以聽所爲凡爲孛爲彗爲震爲霾爲水爲旱爲疾疫爲蝗螟殺人害物者皆惡人之所沃灌滋益酌而自蕃者也世所爲禁奸防民之具又適足以制善人賢人君子率求自善而至不知

取聖人之經法以破陰邪之勢富厚榮利子孫蕃庶不此之歸而孰歸哉要之勢極則盡耳盡則天之常然者於是復伸勢之所至善惡從而消息焉不止國家之大也禍與福之適然者何也曰是亦不可歸之適然也其致此者甚漸人不知以爲適然耳善者之適禍必有召其適禍者也不然則周身者疎也周身疎不以善免如袒者之當白刃也若惡者之適免也必有宜免者也不然則欺人而適售也欺人而人不知惡草之得蔽芝蕙且不及矣曰善惡之氣之行以勢如是惡者其知所恃

乎曰否否善惡之事不自一身止也是且被之人亦不自一人止也是且被之人人被以善而不喜被以惡而不怒豈情乎勢也者積人人之喜怒而成之者也善惡之勢成人喜人怒之勢亦成勢成而惡者自防之勢皆怒者可藉之勢也其不以此事應而以他事應不以此時應而以他時應需其成耳故善之勢失可以制於惡惡之勢成且終制於善善可使極惡不可使極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勢既成之故也奈之何可不一於善也故古之爲善人者嚴思慮訖

嗜慾以杜費考得失慎言動以利用親君子附衆人以增烈正基緒教子孫以永世動而得吉人以爲天之報善人者厚也亦知善人之積以自全者如此哉人之求天道者則積不至其分而責所應應已至其分而猶責所應是朝種而夕然炊隕霜而求嘉禾也不可得矣然則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數說者非天之衡人者至歟曰非也人之不可絕於天也猶草木之不可絕於地也根芟不屬非地故奪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

未在人其本在天持其末以動其本爲善爲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常然之性則自爲竭絕之道也夫子所云動天所云獲罪言人與天之以氣相屬也故善惡之自喻者吾達乎天之實也人與人同係於天善惡之被人者亦其相連而達天之實也至於善惡旣形積而成勢勢之旣成禍福歸之書所云惟德是輔言其勢之旣成天與而人歸也其絕之也非天之故絕之其輔之也非天之故輔之積於善惡者之所自致耳方其積之未至亦必有其受損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見小

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恒有人所以終疑天道爾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曰伯夷之賢賢以餓比干之仁仁以死惜伯夷比干而以餓與死疑天道是惜其賢與仁也伯夷而干鍾比干而苟存則何以惜之因勢以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道者之與於惡也於善惡之數未識其所歸禍福之應不詳其所起徒欲銖銖而求之天道豈若是勞乎吾故曰天之於人也不能相御以心而相及以氣則天道虧盈而益謙之說也又曰因勢所至而歸之自然則天下有道小

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之說也

天道論下篇

張爾岐

曰以天道爲必不可知者非也不可知是天不足恃也以爲必可知者亦非也必可知是天可以意也不足恃是爲不量天可以意是爲不量已不量天則視天過疎長中庸之怠而奪小人之忌不量已則信已過是忘修悖之慮而責陰陽之失二者誣天均也其以爲不可知者又未有不始於妄意可知者也以爲可知而責之責

之不得以爲不可知而忘之責慈於父必無孝子責禮於君必無忠臣責福應於天道必無良士責天之過篤者責已之過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爲已足矣無非矣天之列我何等也艷人之得之曰彼何長於我而得之我何不遽得也於人之失曰是於法宜失及身履憂患又訝其何以並及也有一得則曰天道有一失則曰無天道百年之內不能有得而無失故疑爲有疑爲無反覆而不能自決也天不以物之惡殺而廢秋冬不以人之惡險而廢山海不以人之惡禍而廢消息也明矣奈

何初責之以可知而遽委之不可知也消息之所之天不知其何以至也人於其中得盛衰焉人乘天之氣而然耶天之自著其氣於人耶固不能爲愚者息機亦不能爲智者易軌而君子之所爲福小人必不能得小人之所爲福君子必不肯受是盛之氣一也取盛者異其質君子有時得禍必不同於小人小人免禍者多方有時甚於君子是衰之氣一也履衰者異其事以爲可知耶是欲天異已於衆人之列也君子固有其禍小人固有其福天已不異君子矣以爲可知是不量已之過也

以爲不可知耶君子小人固已不同量矣此修悖之最可據而予奪之不可誣者也以爲不可知是不量天之過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之不可如何不能爲君子異者如是也又曰易者使傾危者使平天之有以予君子者然也天道終古予君子而世人終古疑天道則何也以故分不可得而明也人君予人而人知之人知其故分之多寡也雖有上智必不能知天所予之故分矣后之予之不得而知也奪之不得而知也而或予或奪必有不如其故分者可以意而決也吾驗之養生

而知其然人之死生必有其期矣然精明強固每得之  
淡嗜慾平心氣之時知生之可引以長也昏惑疾病每  
得之恣歡娛極思慮之時知生之可迫以短也有時養  
者未必長而不養者未必短其及時適止也安知不養  
之不先是止也其能及時乃止也安知善養之不更進  
於是也人之命不可前期誰能指所餘之分爲天所予  
之分乎富貴福澤亦是類而已矣人不知君子之分莫  
見天之予君子人不知小人之分莫見天之奪小人世  
又鮮自疑其非君子而驚所獲之已優者故疑其可知

不可知無已時也乃君子之奉天也湔滌積累唯日不  
足於欲易給而不求於害輕受而不懼富貴則大吾業  
貧賤則精吾事默聽天之所爲而盡吾力之所可至循  
於自然之野以休焉其於可知也曰可知者如是聊以  
自慰也其於不可知也曰不可知如是吾以自勵也可  
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而已不然執睫間而疑幽窈抱  
侈志而責愈量舍日用飲食而眩瞽於禍福徵應之間  
亦惑矣

黍稷梁秫辨

國朝 盛百二 秀水

山左諸志類以稌為稷別粟與穀於稷之外或以穀為梁之專號又以秫為蜀黍之通稱種種皆誤蓋自宋以後之書名實已亂雖以羅氏之爾雅翼李氏之本草綱目尙未能一一不爽何況其他惟徐元扈陸稼書兩公始力正其謬而猶有未盡者故申論之如左

黍穗散稷穗專黍稊短稷穠長稷黏者少黍黏者多黍之名有秬有秠其不黏者為稌又曰糜曰粳呂氏春秋本味篇陽

山之稌注云冀州謂之糜說文玉篇廣韻稌糜粳三者互釋明一物也 或誤以稌為稷音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辨

二十九

相近也以稌為稷因或以糜為稷夫糜下從黍尙得謂之稷乎稷一名粢俗云小米者是亦通稱為粟為穀粟穀本公名蓋物之廣生習用者例以公名名之如南人呼穀不問而知為稻也故呼稷為粟為穀可別粟與穀於稷則不可曲禮稷曰明粢正義曰粟也爾雅郭注江東人呼粟為粢益都賈思勰齊民要術云 穀者總名今人專以稷為穀蓋俗名耳 梁稷之美者爾雅郭璞注夔詩作 今之赤梁粟芑今之白梁粟皆好穀也言梁又言粟言穀明一物也稷粒圓梁粒橢稷穗小梁穗大二而一者也故孔氏詩疏直以梁為稷矣詩或籛或蹂毛傳謂蹂黍孔氏云上 有糜有芑

是稷獨云黍者稷之黏者曰秫曰衆爾雅注衆秫謂黏粟也疏云衆一黏

秫說文云稷之黏者也梁黏者曰梁秫一族也俗以黍為黃米呼秫為小黃米然

秬或曰秫秫亦曰秫蜀黍之黏者亦曰秫皆借名耳今

人但云粟云穀云小米不知是稷稷之實在而名亡矣

誤糶為稷黍之名亦亂矣繫秫於蜀黍而秫之名久假

不歸矣蜀黍亦有黏不黏越人謂蘆糶

寧固軒說

明 侯加乘 邑令

侯生少俠奢長而以約自謂近裏嘗曰衣何必重綺食何必兼味錡釜可以薦王公蒲鞭可以幹上理如是而已矣嫁于齊友人屬之曰夫館候弗勤或銜其倨侮供頓弗盛或訾其疎拙筐篚充而上下孚鉤鉅作而名譽起圓方方圓時之爲義大矣哉侯生唯唯至則服官政矯心揉腸而莫能適也若勒西山以東征而趣栢舟之鶉奔也作而歎曰某何爲是戚戚者與寧固而已矣作

寧固軒說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說

三十一

斯馨館說

王琢璞

宇宙間莫適於清景莫恬於清福此兩者最難消受惟閒人能享之然身閒非閒心閒乃閒世人奔馳繁華場中終身役役心無片刻暇或托之清景以爲曠或躡之清福以爲高此何異夏畦暴烈日中暫藉蔭美樾遂誇極樂神弗肖者事終弗韻叔敖可優孟假乎品眞者斯足貴也諺所謂不是閒人間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者良非虛語乃若以無累之神超不塵之境履簪裾而尋初服明煙蘿而怡眞樂自非韓梅二福求羊二仲之流

疇其皎皎若斯者不能不醉心於斯馨館焉館固信卿  
邢君所闢幽棲處也林木蔚然四圍環合若在翠靄間  
樹端隙穿遠山獻秀岱北諸晴嵐飄緲一抹黛色日下  
春晚照映霞爛光縷射滿園恍疑掛錦蓋其地以野故  
曠以僻故清會心不遠真令人有濠濮間想就中占勝  
館爰峙焉制不純任瓦夾茅參之以黜華也且祖元之  
竹樓廉省遺意其幽閒遼夔頗與相類所謂六宜而可  
當於騷致者亦頗相類兼之白雲流窗青苔沿砌風鳴  
虛籟鳥說天機曲逕透迤花事稠疊微雨初過嫩綠競

茂明月高升翠影橫鋪君倚杖婆娑其間翛然適也興  
來拈韻賦詩白雪之章字字清芬以半脫藁於此因以  
名其集性喜延接客至酒觥茗椀呼盧角棊流連丙夜  
不休最莫逆者或淹至平原之期可謂自適而適人之  
適者夫幽景良佳豈專爲君設然發其奇者始自今日  
致令一邱一壑生韻流動掌地斗室瑞靄薰騰則惟君  
雅度曠懷卓絕羣倫地以人重人以品芳耳其所標目  
者取夢得惟君德馨之句猶抑然若弗敢當者吾觀夢  
得固元和間詩豪然濡跡叔文之黨其操已甚所銘室

陋與不陋無暇計第衡之德未盡馨人齒頰似猶間然  
君兩蒞雄郡不名一錢無可爲買山貲懸車五載始克  
葺此以償夙願爲終焉計才固不究其用德充然其有  
餘斯館之名誠有與人之實相稱者無論金谷錢埒難  
與較芳穢卽夢得所擬爲山僊水龍亦當讓一席地直  
與柴桑之栗里浣花之草堂爭價可矣余亦素心人蒙  
君把臂入林不恡一段清馨平分世不無願乞殘芬  
馥者惟勿抗塵走俗自甘爲門外漢也可

聞韶賦 見文苑英華

缺名

韶則盡美聽何可忘況至德之斯過聆奇音之孔揚天縱多能信以嘉乎擊拊神資博學知具美於典章用而不匱樂亦無荒若充乎四門之術不離乎數仞之牆驗則足徵用之可貴聖者妙而合道志者仰而自慰悅五音而曲直孰謂其聾致六府之和平自忘於味省風而八風叶暢觀德而九德昭宣季子慚遊於魯地穆公徒響於鈞天曷若觀率舞聆薰絃變態罔已周流自然可以深骨髓而期富壽豈徒資視聽而娛聖賢至若清磬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賦

三十四

虛徐朱絃疎越鼗鼓以之迭奏笙鏞于焉間發以咸陰陽于宇宙耀光明于日月自表虞德之不衰豈效文王之既沒是知武也未善濩也有慚鈞化歸于二八讓德明乎再三所以其道不窮厥監斯在驗率舞于百獸想同和於四海如其樂正非關自衛而來儻俟風移有異從周而改悖悖不極杳杳乍迷俄將復矣抑又揚兮夢周公而不見想聖德而思齊聞斯行諸厥不踰矩感心駭目是何其覩悠然而往三歎如在夫寥天滌爾而施萬籟已吟于九土詎忘味于三月諒永懷于千古幸賦

韶樂之遺音美哉尼父

此賦字句恐有闕譌姑存備攷

謁聞韶臺賦

以金聲玉振江漢秋陽爲韻

艾方顯

維斯臺之挺出逼雲漢而千尋事有合乎拔萃勢不假乎臨深滌俗懷於烟月補樂事於山林鶴在空而對舞鶯出谷而低吟召過客以奇觀合三才而收萬象擅遊人之盛事重一刻而抵千金爾乃築素王之宮殿埒文廟之閑閤雲影集乎丹壁霞光護夫雕甍璇題掩夫夜月鴛瓦奪乎春晴棟梁固而絢爛節椳備而崢嶸金碧之輝交錯黝堊之色齊明紗貼窗而照朗石砌地而坦

濟陽縣志

卷之九賦

三十五

平惟其敬神之至是以用物之宏非因循而存大致豈樸陋而盜虛聲式謁先師天然裝束冕旒四射黻黼旁燭牙笏當其輯顏朱履傳其芳躅目理分明眉采委曲身九尺而殊常腰十圍而超俗顙與虞舜而符頂爲唐堯之續臯陶之頂足瞻子產之肩可矚究難狀其學之至山莫克續其德之比玉其旁則四配也或晚歲而得淵源或少年而冠英雋或敦家學而座升或深私淑而位進俎豆而共千秋宮牆而入數仞鬚眉具而如生頤頰呈而俱潤聲價重於龍門行列同乎雁陣合儀型而

萬古作孚統雅俗而一堂坐鎮

清時重道固禋祀之常新

聖主崇儒宜聲靈之丕振當夫驅車熟視策馬遙矚地挺大  
觀驚遇風烟之路天開美景喜屬父母之邦左右望而  
峰巒并下縱橫覽而樓閣俱降殊帝子之長洲依其舊  
館異宣城之遠岫列在閒窗攬勝心殷薄橋東之古木  
登高時迫忽村外之清江旣而就懸崖抵絕岸拾級而  
登循階而看攝履烟際舉頭雲半坤靈暫低天根早按  
幸流覽於天晴恐稽遲而日旰上頭須到仰殿宇之非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賦

三十六

遙何處得來竟風華之俱換山光遍地身不下於北恒  
色照人目直窮乎南漢於是斂驟步肅雙眸入廟楹  
致敬詣香案而荷麻歎猶天之莫及想入聖之總優  
老成雖謝典型可求乃眞積之未久實欲從而無由善  
中庸之要道佩仁義之遠猷縱徒勞乎攀躋敢自懈於  
束修力詩書而映雪清肝膽而若秋夫以聞韶之地臺  
號斯張維神赫赫我享我將遂與天而爲伍固終古而  
流芳作人民之師表佑 社稷之靈長大義炳於日星  
佛老何足亂微言勒於金石兵燹不能傷殿出重霄尋

儒宗於勝日祠臨下邑觀道貌於崇岡溯營造之誰歸

前賢創始問表章之奚屬

天子當陽

濟陽縣志

卷之九  
賦

三十七

告八蜡驅蝗文

胡德琳

嗚呼粵稽古帝堯因洪水濫溢下民其咨爰命聖神敷  
治闢除昏墊百穀用成猶懼農事少虧烝民弗立肇興  
蜡祭由先嗇司嗇迄于禽獸防庸憑藉神祇索饗萬物  
夫蜡義爲蟲螟螽蟊賊胥蟲類也舉以明祭明乎農之  
害莫甚於蟲而神之功卽莫大於驅蟲詩曰田祖有神  
秉畀炎火驗昔蝗蝻之滅羣鳥飛啄數日輒盡神功赫  
赫振古如茲維<sub>某</sub>奉

天子命司牧清陽於今三載比年雨節失調鄰壑移患兩歲

濟陽縣志

卷之九<sub>文</sub>

三十八

禾黍半遭陸沉仰荷

聖主體天地化育之心廛念民瘼賑卹頻加屬在邑令兢兢  
業業夙夜匪懈允祈民慶有秋與爲蘇息藉以報  
君恩而答帝謂詎意疊潦之後蝻孽叢生於西太平莊一帶  
旋撲旋滋役勞民瘁嗟乎惟天陰隲下民忍令肆其啗  
噬其或以令之不德禮教未修政刑失當咎有所歸民  
則何辜如或災戾之興出於無妄竊以神人異途幽明  
一理人所痛悼神其祐諸謹考古記四方年不順成八  
蜡不通不通者凶荒之方則祀事不爲通舉明神之與

人休戚相關無有間隔也邑令爲民父母自不惜摩頂  
決踵爲民請命維

明神職司陰教贊化冥漠其照察甚晰其防護甚嚴其撲  
滅甚易敢謂渺茫無據靈爽難憑乎用是虔具牲醴潔  
誠致告伏祈

明神憫茲無辜鑒令苦衷隱共驅除期以七日之內盡歸  
撲滅俾年時順成民安物阜惟官吏士庶俎豆馨香永  
祝 神貺於無旣矣尙享

告劉將軍捕蝗文

胡德琳

濟陽縣志

卷之九文

三十九

嗚呼民爲邦本食爲民命家國攸關和平共聽嗟我清  
陽兩歲汪洋墊隘初遠載產叢蝗仁愛者天慈祥者聖  
蒼蒼烝黎忍其飢困於維

將軍正直聰明義正仁育緯武經文視彼蝻孽滋延阡陌  
能無髮指驚心動魄德化或缺政刑未修惟令之咎民  
則何尤稽古田祖秉畀炎火更傳靈烏飛啄其夥神功  
何捷人力殊艱威靈震疊一轉移間爰潔牲醴爰陳俎  
豆昭告 神明驅除罔宥期以三日根株弗畱惟我兆  
姓永荷神庥尙享

募修聞韶臺序

朱垣邑令

事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至人契其神學士循其迹雖深淺殊致要皆一脉之貫注而流通而聖學遂以傳之於不朽竊怪世之惑於二氏之說者窮土木飾觀宇至於捐糜跼蹐以爲廣求福利豈果彼之別有所感歟特未嘗以聖人之道告之耳濟陽城東北聞韶臺舊爲至聖聞韶處吾思韶樂之傳越千有餘載而循聲考節獨有窺於盡美盡善之原此其神交千古固莫能領會其微而特以斯臺之故址巋然尙存亦足見斯人不忘聖人

濟陽縣志

卷之九

募疏

四十

之澤而因以瞻歎流連相與維持於勿壞也臺下爲大成殿及兩廡制與黉宮同歷久失修旋至傾圮邑紳士謀葺而新之更爲廣增學舍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今盛世右文聖教丕著濟雖偏隅幸

先師遺跡迄今未墜有志者感切典型式興學塾於焉升其堂入其室緬想不圖至斯之歎餘韻悠然使吾得與二三子考道問業於斯焉則茲役之爲功甚鉅太史公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都人士其皆有嚮往之心者乎尙捐資以竣厥功

移造奎閣序

胡德琳 邑

思欲扶靈秀鼓英才以光顯我邦家而輝煌我典冊噫  
嘻天爲之歟地爲之歟人爲之歟盡人能協地利運天  
樞三者備庶有冀乎若之何其守株以待而視天太遠  
也濟陽之建邑也始於金之天會而設學也肇於大定  
攷之志 文廟奠於坤維而奎樓峙於巽地其時人文  
蔚起科第蟬聯名賢若楊黃高艾諸人師濟巖廊史不  
絕書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猗歟盛哉何道之隆  
也迨萬歷中置奎閣於今地而桂苑秋零杏園春寂百

年之內蜚聲藝林者不屈指而已遍嗟乎豈天之靳其  
靈耶地之闕其秀耶抑後之人怠惰自安而甘讓能於  
前賢耶蓋獲雋則珠玉之不獲雋則瓦礫之文人隱憾  
曷能自解而統觀今古歷驗榮枯則有謂文星失位咎  
歸奎閣者殆不盡無稽之說矣夫形家者言吾儒弗道  
然相陰陽觀流泉考京卜宅揆日正位載於詩書則夫  
因天乘地而人能始出固未可徒委於冥漠之數也某  
仰荷

簡命來蒞茲土人文教化忝司其事乃稽兩闈題名寥落心

竊悵之夫復古者利用因而鼎新者利用革嘗究天官  
書奎星實主文教故五星聚奎才稱極盛而青鳥家以  
奎閣爲文筆之象位置巽辛愈遠則愈顯傳曰其光自  
他而有耀也又按舊乘謂邑數稱才藪隆慶後賢書乏  
絕國初解令於東南建堡以當文峯遂獲奇效鄉薦二  
人今東南之堡久頽而文人不振則與其過而廢也何  
如過而存之奎樓之移置於此其又烏可已已且夫易  
百年之成局其道雖革而循已驗之故址其道仍因方  
今

聖治當陽聲教四訖海隅日出莫不蒸蒸日上蒸蒸思奮矧青齊之沾  
被尤親而清濟之沐浴伊邇是役也以默佑斯文陰扶  
道脉行見地靈旣協人傑斯呈而天休人瑞兩相符契  
寧獨司牧之幸抑亦邑人士千秋不敝之鴻規也惟多  
士實圖利之

募修城隍廟序

胡德琳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攸居惟神各奠方隅陰司造化柄  
以寧邦國而和上下疆圉實庇賴焉我

國家祀事修明百靈効順而 城隍之祠載在會典歲時

祭祝示與吏民潛孚至意屬在郡邑靡不致其精誠寅  
清祇畏典至肅也古者新作邑居先建廟社以隆享祀  
大昭報用是年穀順成民物康阜然則棲神之宮其曷  
可頽墮坍塌貽厥神羞余自庚辰冬膺

命宰濟夙夜以勤民而致力於神爲汲汲初謁

城隍矢冰蘖祈幽明交贊以爲民庥起瞻殿宇風雨漂搖  
殆不可支卽思有以新之奈泣事伊始民力本計興作  
維艱繼之洪潦告警災賑是籌王路驅馳刻無寧暇渥  
邀

聖主仁恩 神明呵護俾斯民安居樂業各遂其生其敢或  
忘神貺且夫神之鑒觀顯赫應響隨形實爲闔邑所托  
命是故吉人善士陰扶之孝子順孫默佑之義夫節婦  
冥錄之水火荒歉可回天而弭之困苦顛連可籲  
帝而拯之不應促算克延之不應斬嗣克續之其或奸回昏  
亂傷理敗倫則冥造譴責福善禍淫纖毫不爽此皆此  
邦士女所昭昭共凜者其能無望堂階而心惕瞻廟楹  
而魄動也哉茲因士衆及住持道士以重修募化請爰  
首捐薄俸爲之倡旋卜日鳩工煥新庭宇以妥

神靈而肅觀瞻俾士民同邀庇蔭焉用弁數言廣其募乾隆二十七年月日

募修三官廟序

葉履衡 邑尉

人神一理也故明無不當敬事之長上而幽無不當敬事之神祇以彰分誼以達帝謂匪同諂瀆要皆與民義相輔焉憶余昔抱疴幾殆夢中恍惚邀三官神佑一旦霍然且若預示將來仕進兆不勝悚異仰神靈之赫濯伊邇也今茲承乏下吏閱五載矣凡社稷人民事惟敬從長官後夙夜弗敢怠至一切興廢舉墜若修建 文

廟奎閣武廟殿臺及城隍土地諸祠雖皆與有微勞亦承宰命爲之弗敢尸也嘗謁三官之神於西關稽其肇造自有明萬歷中剝蝕風雨幾二百年且旁列堯舜二帝像非制也夫堯舜自應專祀而三官之神司人間降福消災於保國庇民之意允相符協尤令人殷殷難已爰首捐薄糈爲鼎新計別構寢於堂北祠二帝焉屬釋子悟計職其事俾士衆等知事神之理卽事人之理誠能踴躍捐助早奏厥功則神受人安自有影隨響應者豈第斤斤乞靈於三官也哉爰弁數言以爲募乾隆二

十八年長至之吉

重修慈光寺募緣疏

王介禧 邑人

蓋聞大雄應世明星煥金縷之光迦葉譚經寶樹驚法輪之轉占太微而徵瑞奄有大干肇天竺而毓靈輒荒三界祥開淨飯之祖瞿曇與刹利同稱道証檀特之山善慧與能仁並誌遂令燈明鹿苑雨被雞園耆闍嶺間闡法華之密諦溪連河畔聆涅槃之精言六騁驥五行車十方慈航極恒沙而普度七寶池八功水三摩淨地環醍醐以澄清逮於像傳赤珠檀宇湧蓮花之品泊乎

濟陽縣志

卷之九

募疏

四十五

經隨白馬蘭臺緘貝莢之文於是摩騰來自西天濫觴永平之紀梵刹盛於東土拓迹延昌之年粵攷濟邑南封舊有慈光古寺據迴河之重鎮隸濟郡之雄疆唐代膺封礎石鐫鳳紋之篆元室增飾蒼松擢龍甲之柯高基九階邈塵埃而迴出長垣百堵錯經緯而纏連啟正殿之崔嵬雲楣耀金花之彩睹層構之陸麗華蓋映卍字之輝伽藍宮中想三分定鼎之績曇摩殿裏憶九年面壁之功德藏總十王之提綱金鐸數聲喚啟獄門消罪孽大士奉三乘之妙法甘露幾點潤沾苦海起沉淪

二帥猙獰陣驚烏鴉之隊四王悍烈氣伏龍虎之雄曉  
鐘噌吰應梵唄而流韻暮鼓鞀鞞偕法雷以齊鳴洵哉  
極樂之名都允矣無量之福地也夫何桑田變海歎興  
廢之靡常山麓生風識盈虛之有數丹楹碧檻何堪風  
雨之飄搖峻宇雕牆莫禁雀鼠之穿穴花草埋徑誰憐  
吳王之宮瓦礫盈堦漫擬魯王之殿枼振斷缺餘網戶  
之蠹蝥荆棘蒙茸聽鳴牆之蟋蟀苔深碑失字思覽古  
以何從日暮樹棲烏徒感懷而欲絕因思否極泰轉乃  
天運之循環剝盡復來須人謀之匡贊爰是擇匠石諮

濟陽縣志

卷之九

募疏

四十六

公輸飭匠鳩工籌精舍之備制范金和土斬浮圖之合  
尖地闢祇陀之園動縻朱提之巨萬宮成震旦之國奚  
啻白鏹之累千伏念四大本空解脫須先囊橐九根無  
礙檀越便是菩提將見覺開路於金繩光輝徹琉璃之  
地渡迷津以寶筏臭味近梅檀之林矣

募修萬工河四橋序

胡德琳

吾濟西南七十里有河曰萬工齊邑之趙牛倪倫二河  
實據其上游在昔邑令郎公作霖念斯地屢遭水患設  
法利導分爲東西二渠東則因舊河而疏濬之卽今之

白浪溝一名哈叭溝西則郎公新創焉厥工數萬經費凡幾倍故名曰萬工所以受西南之水而舒之以歸於徒駭俾狂瀾雖汜皆有所束而不致橫決其爲斯民田廬耕鑿計者至深且遠載之豐碑彰彰可考也迨日久淤塞有河之名無河之實倪倫一決而西南諸莊遂漫不可支此固兩年來余所目擊而心傷者嘗閱通志萬工河南起興同莊之流水溝逕太平莊前分爲二支一西北出夏口橋一東北會哈叭溝官莊之水同入徒駭查哈叭溝卽白浪溝東距萬工約十里而通志云云是

二溝本屬相通爲蓄爲洩實西南水利之要領今太平莊前二支已失其迹而流水溝亦非其舊則知昔日之溝渠其淤塞蓋已多矣余殷勤省視訓諭督率旣爲浚厥舊渠復於河之西爲挑高白營岳王莊西太平等溝以宣其源於河之東復挑新溝三道達之白浪溝而於白浪溝東接北新溝開渠一道引入支家河以陽其流雖然水土平矣而橋道不治則跋涉之所便軌轍之所經其不轉眴而仍歸淤塞也幾何矣計萬工一河其自南新溝而度也則宜橋其自中新溝而度也則宜橋其

自北新溝而度也則宜橋其越萬工而至夏口也則宜橋爲直爲橫爲廣爲狹一若水之因其利而行所無事焉四橋克建由是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履道坦坦而車馬無滯淖之虞河渠無淤塞之患自今以始視而履之遵而行之河流湯湯吾民其庶皆安枕乎夫國事卽吾家事也倘弗計長久計安全余一日其何能自慊嗟乎吾士衆育於斯家於斯聚宗族於斯守塋邱於斯其寧狃目前而忘大計也然則四橋之建吾何幸皆相與有成也哉

